

# 惠州文脉【创想】



清晨,渔船缓缓靠岸



日出而归的渔民



90后渔民高金华收获颇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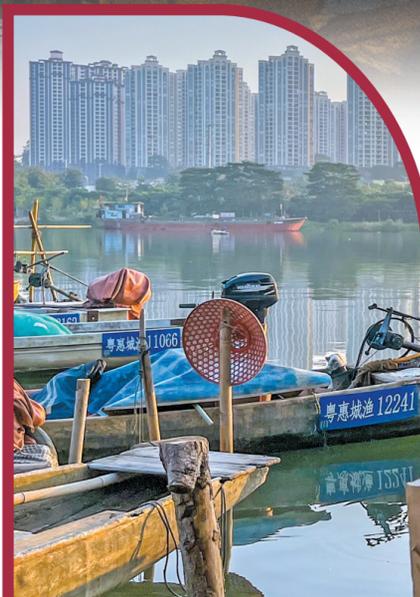


渔民们互相帮忙,协力把鱼拉上岸



市民赶来岸边买江鲜

## 东江上最后的持证渔民



津头湖每条渔船都有一个独立的船证编号

### 依托丰富资源 打造渔家文化村

未来,随着渔民洗脚上岸,津头湖何去何从?目前,当地正在摸索如何用渔家文化撬动乡村文旅。

津头湖历史底蕴深厚,拥有300多年历史。据村里老人说,在清朝乾隆年间,津头湖的高姓先祖从梅州五华一带沿江迁徙,后渔船行至此处,见有一片陆地临江而立,周边还有大小数十个湖潭伴山而生,属于依山傍水之地,是难得的福地,于是在此定居,取名津头湖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中,津头湖流传不少美丽传说。小小的村庄有好几座山丘,每座山都有着神奇故事。临近东江边有一山峰名师傅顶。传说,早年有书生隔江西望,此山恰好与其对望。书生深感山峰甚有气魄,便取名为师傅顶。

紧邻着的还有一座南蛇岭,山峰似大蟒蛇盘踞,且留一尾深入东江。因客家人称大蟒蛇为南蛇,故取名南蛇岭。与南蛇岭隔湖相望的山峰名为仙人骑鹤。传说,为下凡协助村民抵御洪水的仙鹤所化。山中有一怪石,石上有一脚印,据说是仙人在此驾鹤游览时所留。

依托于丰富的资源,津头湖突出沿江而居,形成师傅顶、南蛇岭、龙颈坳等群山环绕格局,把党建广场、初心亭、环湖步道、渔人码头、村史馆、登山步道镶嵌在内,逐步打造成为渔家文化特色村。

随着交通的日益完善,如今从市中心驱车前往,不过短短12分钟就能到达津头湖,这一“宝藏地”逐渐为人熟知。走进村内,可见村庄干净整洁,古屋古韵悠长,古树郁郁葱葱,是城市中难得一见的休闲地。“渔人码头”打造完成后,现在几乎周末都有几十上百人前来露营。“津头湖村民小组组长高观辉喜笑颜开,满心期待着津头湖打造成为更加美好宜居的渔家文化村,带动当地取得更大的发展。



历史悠久的津头湖,藏着许多古韵

策划/统筹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鹏 马勇文/李海婵 杨锦强 图/王小虎

### 一场争分夺秒的抢“鲜”赛

凌晨两点,当大多数人酣然入梦之时,65岁的惠州惠城津头湖渔民高志龙只身穿过黑夜,抵达渔人码头,马不停蹄地检查渔网、浮标、划桨、灭火器等工具,整装待发。

凌晨三点,高志龙率先出船。只见他跨步跃上渔船,如履平地般行走至船头,熟练地操纵着划桨缓缓驶离岸边。在平静的江面上,他娴熟地解开纠缠成一堆的渔网,再一段一段往下放,渔网慢慢下沉……一解一放一沉,整套动作行云流水,重复几次后便静坐等待收网。

不少渔民紧随其后,陆续出船。发动机的轰鸣声划破静夜,平静江面泛起了阵阵波澜,盏盏渔灯在茫茫夜色中发出点点微亮。

直到天慢慢地亮起了一道白光,远行的渔船才缓缓靠岸。“今天收获不错!”高志龙咧着嘴说,一晚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。还没上

岸,渔民就开始清点江鲜,“这里有一条大红鲤鱼!”听到这话,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凑过去看,脸上洋溢着笑容,如同自己丰收。在一群五六十岁的渔民中,“90后”高金华运气最好,“捕捞到了一百公斤鱼,应该能赚个七八百元!”

刚捕捞上来的江鲜直接就地交易。鱼贩杨日盛像往常一样,驾驶着三轮车来到岸边,往车厢里抽水,边与渔民们有说有笑,渔民们互相搭把手,装鱼上秤。“今天总共收了500多公斤鱼,挺好的。”杨日盛说,津头湖的鱼新鲜品质好,在运输途中存活率高,自己与这些渔民都是老熟人,所以每天都专门从博罗来收鱼。

活蹦乱跳的江鲜经由鱼贩之手,运往惠城区、博罗县等地的菜市场、餐厅,端上千家万户的饭桌。剩下的一些小鱼,渔民就带回家享用,辛苦之后犒劳自己。

### 第一批持证渔民

如此热闹鲜活的场景,每天都在津头湖上演。津头湖位于东江流域最宽的水袖湾上,村庄三面环山一面临江。村民“靠江吃江”,多以捕鱼为生,全村76户村民就有52艘持证渔船。

20世纪90年代,响应政府号召,津头湖全村渔民集中办理了船员驾驶证、渔业捕捞许可证,成为当地持证渔船规模最大的渔村。“那会儿,我们就是第一批持证的渔民。”60岁的渔民高进雄回忆。

如今,津头湖渔民年龄普遍在50-70岁之间,大半辈子都是在打鱼中度过。高志龙也是如此,三岁时,他就失去双亲,兜兜转转吃了很多苦,幸亏靠着打鱼养活了一家人,建起两层楼房,孩子也在城里安家。如今虽衣食无忧,但勤劳的他早已习惯

忙碌,“两三天不出船便不安心”。

与老一代不同,年轻一代大多选择外出打工。28岁的高金华只有周末回家出船,从小他就跟着父亲捕鱼,自己悟自己学,慢慢摸索出捕捞技巧。他表示,现在肯定是不大会专职从事捕鱼,等以后再考虑接过父亲的衣钵,让捕鱼传统流传下去。

事实上,当地像高金华这样的年轻渔民已经十分少见。据广东省渔政总队惠城大队介绍,根据国家农业农村部印发的《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渔船管控 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的通知》,近年来惠城区无新增渔船,无法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。正如高志龙感慨的:“我们是第一批持证渔民,也怕是最最后一批了!”